

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多艺、多金、多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在这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聪颖的、温柔的,也可能是火辣的、彪悍的、柔中带刚的;在这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隔壁大嫂……

细读湘女

临澧女人,道水边的爱情斗士

临澧女人对爱情的态度,很像流经县城的道水河。道水短促而急切,北上汇入澧水,时有山洪爆发势不可挡。湘资沅澧给各地湘女注入不同的水源密码,道水边的女人,也便有了果决迅猛的澧水印记。

临澧女人的爱情是什么样呢?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某甲还是苦逼的小镇青年,在澧县一个偏僻角落里思考人生。他无事便在澧水边漫步,或者骑着自行车到隔壁临澧县的图书馆看书。

某甲是当年标准的青年才俊,长相斯文,谈吐风趣。他和他的自行车吸引了很多火辣辣的目光,其中有一道目光特别大胆,直瞧得他面红耳赤,心猿意马。目光的主人是一位丰满的诗歌爱好者。两人就这样靠近,开始了甜蜜而狂野的初恋。

他们一个是内心郁闷找不到出路的有志男,一个是九澧蛮夷之地的纯情女,电光火石一相逢,便迸出任何文学剧本都写不出的激情。他们手牵手不停地奔跑,跑过道水的青草堤,跑进荫翳的森林,不知跑了多久,直到天地间看不到别人,他们褪去衣裳继续奔跑,没入万年的翠绿里。

初恋是启路明灯,却难以照耀漫长人生路。年轻的某甲去了外埠发展,美丽的某乙不知去向。某甲的日记本里藏着当年的诗,“风在跑/云在跑/水在跑/美丽的乳房在奔跑”,他最美好的青春记忆,也许留在九十年代的道水边,留在那个大胆的临澧姑娘身上。

去年我在某画室看到一幅油画,有朋友把他们的事画了出来。看到画中裸体奔跑的某乙,草随她动,风随她动,云随她动,她的惊世骇俗超越了普通人思维,她对爱情飞蛾扑火般的投入和献身让人无法不相信爱情。

说临澧女人,还绕不开一个名字——丁玲。丁玲生在临澧望族“安福蒋家”,蒋家号称全国“三个半财主”之一,据传是闯王李自成之后,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寺留下一张藏宝图给后人,造就了蒋家的兴盛。

丁玲在遗稿《根》中透露了家族和母亲对她的影响,“这地方的女人比男人更开放”。父亲早逝后,年过三十的母亲竟然变卖家产去读书,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娘家创办女校,筹建“妇女俭德会”,开当地风气之先。母亲启发了丁玲的女性意识,令她从小与众不同。她果然是闯王之后,性格叛逆又高傲,浑身散发着独立自由的气息。她以笔为矛以纸为盾,投向不公的乱世。在作品中,她是看不惯逢场作戏拒绝当电影明星的梦柯,是彷徨而找不到出路的进步女青年莎菲。她对爱情的大胆态度不仅在笔端,更注入现实生活,她与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的四段爱情无一不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第一段情发生在丁玲20岁那年,她在北京认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胡就像一个爱情乞丐,敲开她紧闭的

爱情大门。他们在山上居住,偶尔下山买东西。一次上山时他们深陷淤泥地,于是索性站在淤泥里看天上的星星,说悄悄话,直到很久以后才被路人解救。生活如此贫寒,爱情却如三月春风。1931年,“左联”战士胡也频被当局枪决,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第二段情其实发生在丁、胡相爱的同时。独立不羁的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竟然提出要和胡冯两人共同生活,而他们竟真的在西湖边共处了一段日子。最终冯雪峰离开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和好如初。看着冯雪峰离去的背影,丁玲无比痛苦和遗憾,世俗的爱情规则容忍不下她汪洋恣肆的感情。

第三段情如果说是一场噩梦,那丁玲也义无反顾地赴爱一场。胡也频牺牲后,冯达的追求让丁玲无法拒绝,他们有过三年平静婚姻。1933年冯达被特务盯梢,后两人一起被捕。狱中冯达向丁玲赌咒没有出卖她,但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抗争,她不能容忍爱情的背叛与猜忌。出狱后决绝地离开冯达,从此不再相见。

第四段情是惊世的忘年婚姻。丁玲在延安遇见小她13岁的陈明,在一片嘲讽和挖苦声中两人结合。解放后丁玲被批叛、流放、入狱、改造、平反,25年里陈明不离左右。最不被世俗看好的爱情,挺过了最残酷的世俗考验。

从爱情角度看临澧姑娘,她们大胆率性追求真爱,哪怕飞蛾扑火,也要享受刹那那间无上的光明与幸福。她们有着大丈夫的血性和胆略,与柔情似水的其他湘女比较,是叹为观止的爱情斗士。

编者按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给你面前。此时,你会发现,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我们从“历史上的今天”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来认知、来反思……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我们把这个栏目叫《“今天”的她》。

“今天”的她

为一代名妓陈圆圆的洁身自好点赞

322年前的今天,即1695年5月16日,是一代名妓、“秦淮八艳”之一——陈圆圆逝世的日子。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后,康熙帝派兵征讨云南,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她所出家的寺外的莲花池。自此,一代美人香消玉殒。

说到陈圆圆年轻时候的风流韵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可谓家喻户晓。

陈圆圆出生于货郎之家,母亲早亡,于是被寄居在姨父家中,后来重利轻义的姨父将她卖给苏州梨园。据说,陈圆圆初登台时,扮演的是《西厢记》中的莺莺,她“人丽如花,似云出岫,色艺双绝,观者为之魂断。”从此,她一炮而红,成了当时风靡江南的红歌星,许多名士都被她的容貌和歌艺倾倒,纷纷前来捧场。

当时的文人和贵族子弟都特别流行和艺妓谈恋爱。因为娶老婆都是媒妁之言,要求门当户对,不能自己做主。

艺妓既有姿色,又有才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和她们谈情说爱才有情调。所以,文人墨客们都很容易和艺妓们发生真实的爱恋,流传了许多郎才女貌、郎情妾意的故事和绯闻。比如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辟疆和董小宛、侯方域和李香君,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津津乐道又唏嘘叹惋的谈资。

于是,“当红歌星”陈圆圆一时成了男人们心目中的“抢手货”。当时的崇祯皇帝因为内忧外患,日夜不安。他岳父也就是周皇后的父亲想给皇上找几位美女,让他放松放松,就派遣田贵妃的父亲田威晚下江南选美。田威晚将名妓陈圆圆、杨宛、顾泰等从民间抢了来,献给崇祯皇帝。那时的陈圆圆还在梨园等着自己的情郎冒襄前来相会呢!没想到造化弄人,自己一转眼就已被掳去了京城。然而,崇祯帝因为压力山大,他见了这几位绝色美女,也丝毫提不起兴致,于是田威晚便把美人带回自己家占为己有了。

后来吴三桂来田威晚家做客,一眼就看上了陈圆圆,吴三桂是大将,他承诺田威晚如果把陈圆圆送给自己,以后寇至便会力保他一家平安。于是田威晚就把陈圆圆当成礼物送给吴三桂了,吴三桂纳陈圆圆为妾,后来吴三桂镇守山海关,陈圆圆一直在吴府生活。

所谓的“距离产生美”,这段“异地恋”把吴三桂美得不得了。以至于后来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吴三桂的父亲都已经投降了。正准备投降的吴三桂听闻自己心爱的女人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下掳走,冲冠大怒,高叫“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为?”这便有了后来的吴三桂放清兵入关,有了后来的大清王朝。

吴三桂在兵火中找到了陈圆圆,带她去云南,做起了平西王。他想要立圆圆为平西王妃,但陈圆圆拒绝了。因为圆圆常常规劝吴三桂不要忘了民族气节,不能“卖国求荣”,加上她也逐渐年老色衰,于是慢慢失宠。灰心丧气的陈圆圆便选择了出家,做了女道士,改名为寂静。从此一代红颜繁华落尽,终究归于寂寞。

对于陈圆圆悲剧的一生,人们有太多唏嘘感慨,那个年代的女子尤其是地位低下的艺妓,都是像货品一样被男人肆意掳掠和占有,完全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然而这样一个弱女子,却能于动荡漂泊中力求洁身自好,不肯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也获得了颇多的赞誉。

“自古红颜多薄命”,似乎陈圆圆的故事又为这句话添一佐证。其实无论在哪个年代,也无无论是什么样的女子,只要把幸福的期待寄托在男人身上,都会是巨大的不幸。而命运多舛的陈圆圆早已看透了这一点,她已不再对男人抱有幻想,她选择做一回真正的自己。

就像最近很火的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中的老父亲马哈维尔,他之所以像一个暴君一样剥夺了女儿无忧无虑的童年,而让她们走上艰辛的摔跤训练之路,只不过为了教会她们去争取生而为人的权利。作为一个女子,也同样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坐等着被男人和命运挑选。所以,在决赛前夜,父亲告诉吉塔:“如果你得到了金牌,你就会成为一个榜样……无数个女孩将跟你联合起来,反抗那些歧视女性的人,反抗只能做家务事,反抗从小就开始订婚。”即便在重男轻女观念如此根深蒂固的印度,也会有这样的女孩为获取更大的权利和自由而反抗。

那么陈圆圆对“平西王妃”的拒绝,也无疑是身为女性而对男权的一次伟大挑战和反抗。很多人把陈圆圆后来的失宠出家这段落寞的暮年生活看得过于灰暗和悲惨,其实也许在她不得已沦为妓女就注定要被货品般对待的一生中,反而是最后这一段洁身自好、固守寂寞的自觉选择,才是生命里最亮的颜色吧。



陈晓丹

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湖南广电《湖南广播电视报》《金鹰报》编辑部主任、经世图书负责人《芒果画报》主编,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现为自由生活家、文化围观者,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



魏剑美

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空城》、杂文集《下跪的舌头》等十余部。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